

海外

伦敦爱书人

桂涛

伦敦是爱书人的天堂，不仅因为这里有数不清的书店和大大小小的书展，有“书虫”扎堆的查令十字街旧书店区，也因为在这里你能找到有相同爱好的藏书人。

英国作家、诗人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人生，因为生活所能给你的一切，伦敦都有。”对爱书人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你喜欢收藏什么书，伦敦都能找到。在这里，物以类聚。

在伦敦，我见过专门售卖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书店，专门收藏20世纪初平装本悬疑小说的藏家，还有专门收藏木书架的人。我与他们交谈，发现即使他们的兴趣爱好再好小众，也能在伦敦找到自己的圈子。这些圈子每隔一阵总要举行藏友聚会。

每到聚会日，来自全美、甚至是全欧各地的藏家带着自己压箱底的藏品前来伦敦交流。有时候，聚会的组织者还会免掉外地藏友的门票钱，只要他们能出示火车票。

我在一次藏书人聚会上认识了乔治。他退休十多年，头发花白，有时候坐下再站起来都费劲，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手、脚、拐杖同时使劲”。

乔治的收藏品很特别，他专门收藏英国出版社在新书出版前寄送给书店的介绍册。小册子一般与即将出版书籍的大小、版式、纸张、印刷字体相同。薄薄十几页的简单介绍，让书店老板提前对书籍情况心里有数，好根据自己的眼光与经验，决定向出版社订购多少。

乔治的藏品丰富，可能有几千本。他从50岁开始在全英国的书展上寻找这种小册子。我问乔治它们魅力何在，他说，这些册子是“出版商与书店老板之间的对话”。这让人想起那本《查令十字街84号》。这部“爱书人的圣经”讲述了纽约女作家海莲与一家伦敦旧书店的书商弗兰克通过越洋通信建立起书缘、情缘的故事。

那天聚会，乔治带来几本出版社的介绍册，每本背后都有故事。其中一本是1929年伦敦的典范出版社(The Nonesuch Press)给英国南萨默塞特“惠特比父子书店”寄去的广告册。

成立于1922年的典范出版社曾因出版全套24册的狄史斯作品集而闻名。那套书麻布面精装，色彩斑斓，书脊上贴黑底金字的真皮标签，让多少藏书人魂牵梦萦。作家董桥在他的《绝色》一书中就曾提到这家出版社。

有趣的是，这本介绍册不是为推荐某本书而作，而是典范出版社1922年的年度出版回顾与来年展望。小册子名叫《博德金开恩》，讽刺当时以查禁《尤利西斯》和《寂寞之井》等书出名的英国检察总长阿奇博尔德·博德金。

与小册子一齐寄来的信中，编辑询问“惠特比父子书店”是否需要订购典范出版社的新书《爱的进程》。编辑在信中说，这本书的认购已经“严重超出额度”，但可以先给书店寄送一本样书，并期待早日获得关于订购数额的回复。虽然这本《爱的进程》在当时大卖，但并未青史留名，早已淹没在历史中。

这封近百年前的信上，伦敦的电话号码只有四位，信纸上打印的字迹变得模糊。但在英国一些地方，这种出版商与书商用小册子联系的方式到今天仍未改变。乔治还在搜寻新的藏品。

捉错因

秦殿杰

（562）
“**过犹不及效果差**”，“尤”字写错致成语；办得过火意不达，**正写是“过犹不及”**。*不是“尤”，应为“犹”，指事物数量过多，如同还不够一样，强调要“恰如其分”。

（563）
“**日暮西山天色晚**”，“暮”是错字义相反；西山落日有余晖，**正写是“日薄西山”**。*暮，本义指日落时、傍晚；“日暮”也即傍晚；还指天色晚，被暮笼罩的，当是整个大地，不可能仅限于西山所在的那一角。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当暮色笼罩大地时，西山上方还会有一抹落日的余晖。所以汉语中无“日暮西山”的说法。

置于“西山之前的，应是“薄”“薄”动词，意思是逼近。日薄西山：太阳迫近西山，即将下落。也比喻衰老的人或腐朽的事物临近死亡。这条词语很典雅，在近汉语中使用率颇高。（引自《咬文嚼字》杂志2013年第4期19页）

（564）
“**守城保业不懈怠**”，“守城”二字是错词；保持前人的事业，**正写应当是“守成”**。*不是说“守住城池”，是守住前人的事业。

（待续）

不动声色

“现代化”之前的时间

漂的时候，在北京前门一带流连，看到很多文物，每天在那里揣摩。那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很多人认为这没有价值，但是沈从文是真正地喜欢。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写作了，沈从文转行做文物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写出《中国古代服饰史》，光这本书就能奠定他作为“学者”的地位。

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早年看待时间的方式。从14岁到20岁，他其实是处于半流浪状态，在湘西那片土地上到处走。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似乎是在浪费时间。等到20岁的时候，他突然下定决心，“拿自己这条命到外面的世界赌一赌”，于是就去了北京。20岁之前的他，处在一个半开化状态，物质生活上的困苦与精神上的敏感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独特的乡巴佬。

如果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看，他几乎是停止了成长。他的心智似乎不成熟，后来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就像个孩子一样。但是，20岁之前的他，却又有着某种深刻的整体性：他喜欢音乐，喜欢绘画，喜欢书法。这些基本的艺术形式，他都没有专门学习，但却每天练习（也是一种玩）。他没有想过成为什么“家”，那只是他与自然和自己的内心沟通的方式。

这是一种蛮古老的应对时间的方式。“现代”的一个标志，就是对时间进行了理性的分割。按照工业生产的方式，每天分为“上班”和“休息”，后来才有了8小时工作制。为了应对现代工业体系，教育也开始细化。每个孩子，从小就

母爱的孤独

要坐的车来了，不忍就这么离开，便帮老太太一起扶。

我问：“您女儿叫什么？”

“王艳。”她说。老太太仍把纸片握在手掌心，不舍得交给我。我凑过去，和她一起把皱巴巴的小纸片一页页展开。我翻得有点快，老太太用手护着，唯恐我把纸片弄破了。

十多页的小纸片，每页上都写着两三个名字和电话。看来老太太的亲人并不少，但对她来说，也许只是一串数字，亲近又遥远，可望不可即。

找到号码，拨了几次，王艳始终不接，无奈地说：“可能她不接陌生电话。”

老太太一直紧张地盯着手机，脸色渐渐阴沉下来，但她还是坚持说：“她在车上，听不见。”然后，她还是通情达理地说：“不打了，别误车。”

感觉王艳真的不会接电话了，只好上车。

站在车门口，回望老太太，她已经站了起来，准备离开。看着她那弯曲着的、落寞的身影，心里不是滋味。

妈妈也是这么盼我的，只会更甚。这老太太身体还好，妈妈却是重病缠身，瘫痪多年，生活无法自理，所有的一切都需要照顾。

一年夏天，中午十一点多下火车，走到家门口的那条小路上，看见院门口的妈妈，坐在轮椅上，茫然地眺望着远处。

我跑过去，蹲在她面前，仰望着那张黝黑的满脸深深褶皱的愁苦无助的面庞，无法言语。妈妈愣愣地看着我，没有惊喜，也不激动。怕妈妈看见流泪，躲到轮椅后面。

而最令人锥心疼痛的，是有次离开家时妈妈看着我的那种眼神。那次回去是临时决定。见

扁担的一生

担，他几乎没有任何依仗，也没有任何畏惧。劳累奈何不了他的，只有饥饿才是他最大的敌人，好在有文工团的女兵怜惜他，接济他一点多余的干粮。那时，父亲是愿意去当兵的，但他没有机会，就连那些与他同劳动的军人都替他惋惜。不过，这一切都妨碍不了他像一个战士一样冲在前面，扁担成为他最值得骄傲的武器。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扁担被父亲塞到我手里。第一次打量它，蛮喜欢它的光滑和柔韧，贴肩的内侧有釉质般的棕红色，温润而光亮。扁担两端的钩链有些长，需要挽起来才适合我的身高。与许多人第一次接触扁担一样，第一次挑水我就被扁担征服，担子在父亲肩上有美妙而颤悠的弧度，在我的肩上则是让人崩溃的挑衅和啃噬。不只是疼痛，也不只是力气的缘故，而是你从一开始就拒绝这样的生活，和这样步履艰难、蹒跚跋涉的命运。

扁担大约是父亲年轻时置的，一端有细小裂纹的地方被他用兽皮悉心包裹，以免划破衣服和皮肤，另一端有他的名字，是年轻时张扬的笔迹。天长日久，日积月累，扁担的木纹里交错了父亲的年轮、浸没了父亲的汗渍，也被寄予了父亲对生活希望。我是在偶然之间发现了扁担上的奇特味道。我不能准确知道那种味道是什么，可是只要同扁担融为一体时，我便嗅到了它混和着木香和尘世的味道。

当我挑着扁担负重前行的时候，那味道就会不自觉地从我经过的房屋、土地、农舍、庄稼、粮仓和挑着的水中漾了出来。后来，我在父亲身上也发现了那种味道，它就渗透在他生机勃勃的生活里，回荡在他轻快的步子里，填充了他生

随想

张丰

沈从文14岁的时候，高小毕业，家里就想办法让他参军。湘西很多青年都是走的当兵这条路，他能读到高小也算不错了。那时候的“当兵”和现在不一样，所谓的“兵”，其实是地方武装，换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就是军阀。

就这样，14岁的沈从文开始离家闯荡。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内心更为敏感，他在湘西的河面上观察船只，一看就是一天。两岸的吊脚楼、竹林以及峭壁，都让他出神。沿着江河行走，偶尔上岸，码头上又有各种让他好奇的故事。

那个时代的作家，大多数都是精英，都有着英美或者日本留学的经历，连在乐山的郭沫若，都想办法到日本留学。相比之下，沈从文所受的教育就少得可怜。他后来成了北漂，想考个大学念念，考试是口试，考官也认识，但是他仍一问三不知。最终，他打定主意，写他的农村，并成为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他的经历，给我们一种印象，似乎他真的没有什么“文化”。真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他在读高小的时候，字写得就很好，入伍后，靠“写字”吃饭，当然，不是写文章，而是抄写公文。他发现字写得好确实有用，于是就更勤奋地练习书法。后来，他成为了陈渠珍的文书，陈渠珍的偶像是王阳明和曾国藩，每天读书，就让沈从文管理一个大书房。那个时期，沈从文读了很多古代典籍。

事实上，沈从文在古代文化方面的造诣，可能比现在大学古代文学博士都要高。他刚当北

两代

王宁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难得的一天休息，去商场逛逛，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坐公交，在大石桥转弯。要坐的车久等不来，见长凳上有个空位，坐下。坐在一旁的老太太凑过来，说了句什么，但听不清。我大声问：“您说什么？”

老太太贴在我耳边，问：“闺女，今天星期几啦？”“星期天。”我大声说。

老太太一听，立刻精神起来，眼睛也亮了，说：“星期天了，我女儿今天来看我。”

“哦。”我点点头，转脸继续眺望公交车来的方向。

老太太一直坐着，并不理会来来往来的公交车，以为她不知道乘坐哪条路线，便问：“您在等车吗？”她摇摇头，手指前方，说：“我家就在对面。”

“您在等女儿？”

“不是，她从对面下车。”对面的公交站没有凳子，没有树阴，坐在这里也能看见女儿下车。

以为和老太太的交谈到此为止，但不一会儿她又凑过来，说：“能不能给我女儿打个电话，看她走到哪里了？”

有些意外。片刻迟疑。怕她女儿不接陌生电话。看着老太太热切期盼的目光，不忍拒绝，便问：“她的号码是多少？”

老太太赶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卷纸，小心翼翼地放在手心展开。

这是用小学生的作业本自制的小本本。怕磨损，上面还贴了透明胶布。

老太太把小本本放到眼前，小心翼翼地一页页翻看。从头至尾翻了两遍，都没找到女儿的电话。她有些着急，手也有些颤抖。

原乡

李耀岗

老家晋南管扁担叫水担，用来挑水时候多，挑别的时候少。在家里，担子压在父亲肩膀上多，压在别人肩膀上少。

民谣唱道：小扁担，三尺三。我家的扁担比三尺三要长，壮年的男性担在肩上才配得上它的修长和威武。但在我眼里，那扁担再长也不过父亲在世的日子，父亲走了它也萎了，甚至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因为，除了父亲的肩膀，家里已经没有人挑得习惯它了。

扁担来自一根细长的柞木，柔软而有韧性，两头有铁链和挂钩，在老家它们分别称为水担穗子、水担圪斗。父亲挑着扁担的样子，有一种琴瑟和鸣的韵味，一颤一颤，稳稳当当，把水从外面挑回来，把茅粪从家里挑出去，把家里的出产挑到集上，也把一家的担子挑在肩上。这根扁担跟他去过不少地方，干的都是让人闻之生畏的苦活累活，而庄稼人却靠着这苦点累点，一点一点迈着步子拖家带口走过来了。

运城盐池，古称“潞盐”，现在被誉为中国死海。盐化和旅游使它随着“南风”声名远播，父亲少年时就曾一冬一冬地在那儿担硝。天寒地冻，芒硝的结晶在低温条件下，呈现出美丽的“硝凇”，但担硝却是个常人不愿干的苦活。父亲加入这样大体力消耗的劳动时，无暇顾及盐池白茫茫的风景，肩膀被硝担压得忘记了疼痛，腿脚被硝碱腐蚀得苍白而顾不上冬日的冷酷。扁担是他唯一的伙伴，一个冬天下来，十几岁的他已经迅速成长为男人。

当年的“三线”建设工程浩大，父亲大概是那个时代最早的农民工吧。除了年轻和一根扁

周刊

LIVELY READING
——有生命力的阅读——

诗话

诗话

文坛与宗主

马斗全

曾看到一篇中国当代文坛领军人物齐聚霍山的报道，说众多领军人物在青山绿水中激发创作灵感。待读下去，始知那些领军人物原是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恕我读书太少，更是多年来基本不读小说，所以对其中不少人闻所未闻，只是由此想起自己一首旧作《读东坡诗文要宗主语感而有奇中镇二子》：“传统千年首重文，诗坛恩怨乱纷纭。道其不坠吾侨责，相与主盟赖诸君。”这是因为宋人《师友谈记》云，苏轼曾说：“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欧阳修曾寄此望以苏轼，苏轼果不负所望，博学好文，而成一代大宗主，同时又以是任期后辈文人。

苏东坡诗文当世之影响，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朱弁《曲洧旧闻》卷八记：“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欧阳公即欧阳修。又记朝廷虽尝禁止传诵东坡诗，赏钱增至八十万，然“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不韵，即低俗、没有品位。

宗主，指某一领域受到众人景仰而成为榜样的权威，能引领或影响当时风气。作为动词，则是仰慕、学习。《旧唐书·卢承业传》即谓著名诗人令狐楚为“一代文宗”，又载元稹与人谈诗之信，有“天下文有宗主”语。欧阳修、苏东坡所谓宗主，是指众多文人靡然而感从之的大诗人、大文学家。此等大家不独须有天才，还要有相当高的思想境界，从而具有足以感召众人的道德力量 and 人格魅力。

当代文坛须有领军人物，应该同欧阳修、苏东坡对诗文宗主之期望，大体相通。当年鲁迅逝世，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挽联有“中国何人领呐喊”、“文坛从此感彷徨”等语，蒙古族著名作家玛拉沁夫也曾说过，当代文学这一“群山”中须有“高峰”，皆同一道理。

由于时代原因，今世已不可能甚至以后永远也不可能再有苏东坡那样的旷世才、大宗主了，而一般所谓宗主，少数或三二优秀而可影响某一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还是应该有并且可能有的。不过，诗文宗主应是自然形成、众所公认的，全靠该人多且优秀的作品和同行们对其了解与仰慕。套用如今的时兴语，就是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而不能“计划经济”模式。评奖，或人为研究、培养、推选、确定，或依行政手段树立为典型，都与宗主之形成风马牛不相及吧。

成长

又是月明时

济兼

半夜里醒来，发现窗户的玻璃上镀上了一层银白的光辉，窗外榕树的叶影像剪影一般摇曳。于是索性走到阳台，去望那半空中的明月。

每当明月升起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她在空中明亮的光影，总感觉自己是生活在一种飘渺的幻境里，这样的时刻，什么都可以想，又仿佛什么都没有想。

经常想起十多年前那个宁静的夏夜，刚刚结束了高考，和几位好友一起到乡下老家，在田野间穿行，在石桥上遥望远山的轮廓和山头皎洁的明月，听桥下潺潺的水声，漫无边际地聊天，漫无边际地沉醉。

若干年后，当我独自坐在呼啸的列车上，看车窗外的繁星点点，看月亮骤然升起，铅华洗尽，于是冻在列车的窗口，看月光下静静的原野和黑色的山峦的影子。偶尔还可以看到夜色下前进的列车车头，心情既兴奋又惆怅。

卧铺车厢内其他的旅客都静悄悄地睡着，列车员没有睡，走过来和我两个人一直聊着天。终于明白，人生是无数次完美或不完美的旅行，一连串的偶然最后通向了必然。

记得第一次到北京，在798艺术区的一家杂志社实习，事实上是在那样一个城市，追寻着不着边际的梦想。当我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去看圆明园门外的石狮子和北大西校门的圆月，却发现陶醉在这样的景象当中的，仅仅是我自己。

我知道我远离了那个夏天的夜晚，远离了明月下幽静恬淡的村庄，也远离了曾经熟悉的人们。当我南行万里来到另一片土地，偶遇了明月的光影，而昔日的感受终究难以释怀。昔日的人们，如今又在哪个角落感受明月的清辉呢？掐指一算，来到这座城市，一直奔忙着工作，也很久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夜晚。

又想起大学毕业前那个伤情的六月，和同学们喝很多酒，去湘江的边上吹风，时间过得凄婉而迷茫。从纯美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如今每天被一大堆工作包围着，人也变得越来越实在。

昔日的朋友们都在远方的城市继续着他们的梦想，这样的夜晚，有谁和我一样在窗前凝望呢？

夜终于于静寂下去，月已西斜。我们奔波消逝于地球的脚步，实在太过匆匆。这样的月色，这样的情怀，在我们的旅途中，能够有几次相逢？